

# 乱世奸雄袁世凯

[加] 陈志让 著 傅志明 鲜于浩 译



# 乱世奸雄袁世凯

---

〔加〕 陈志让 著      傅志明 鲜于浩 译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1147312

Jerome Ch'en  
YUAN SHIH—K'AI

---

据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版译出

### 乱世奸雄袁世凯

陈志让 著

傅志明 鲜于浩 译

责任编辑：喻 新 易文思

\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\*

1988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9.625 插页 2

字数：188000 印数：1—7200

ISBN 7—217—00335—0

I·137 定价：2.15元

新书目：88—50

## 译者前言

本书著者陈志让(jerome Ch'en杰罗姆·陈)是著名华裔历史学家。原籍中国四川。1943年西南联大文学士,1956年英国利兹大学历史学博士。曾先后入英国籍和美国籍,现为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约克大学历史系中国和日本近代史教授。主要著作有《中国与东南亚社会史》《毛泽东与中国革命》、《军绅政权》及本书等。同时,撰有大量关于义和团、中国军阀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以及中国区域经济等方面的论文。是北美颇著声誉的知名学者。曾来华访问,受到中国领导人接见。

《袁世凯》是陈氏主要著作之一。本书生动详尽地论述了中国近代一位著名人物的一生,以及与其有关的当时中国社会状况。为撰写此书,作者曾花了很长时间在伦敦查阅了大量的书籍和资料,包括一批官方档案和不少英文著作。这些都是国内学者所未见或罕见的。由于占有了丰富的资料,同时经过作者精心取舍,潜心研究,因此,目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,具有多方面的价值。一方面,由于取材翔实。考究,立论客观、严谨,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史学专著;另一方面由于作者撷取了一些能反映人物性格特征的佚闻趣事,熔进了历史前进中的一些波涛浪花,又是一部可供一般读者阅读的历史读物和人物传记,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趣味性。所

以，本书不仅对于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国内学者颇具参考价值，而且对于关心中国近现代历史演变的人们也不无裨益。

当我们初读此书时，不由得逐渐萌发了将它译出的念头。复蒙恩师林增平教授热情鼓励，终于在半年多时间里全文译出。

本书1961年初版问世于英国伦敦。第二版系经过著者增订，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2年刊行。中文译本就是根据这个英文第二版译出的。本书翻译过程中，除对少量名词略作注释，个别错讹稍加诠释外，尽管书中有的论点尚可商榷，我们也均未作删改，一依原文。原文附录有小站军官姓名，因与正文关系不大，此次未予译出。原著所引大段中文书刊资料，因考虑再由英文转译，难免失真，故一般照录中文原文，个别一时难免者，特加说明。至于简短中文引语，则未加查对，仍依英语译出。

由于时间仓卒，未经著者审阅，加以资料缺乏，译者水平有限，舛误之处必然不少，敬希读者指正。

## 第二版序言

本书初版问世多年以来，又有大量关于袁世凯的原始材料陆续发表，在台湾尤然。与此同时，对清帝国的崩溃和中华民国的兴起，中外学者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，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。我虽曾一度转向毛主义的研究，但对早期从事的课题一直兴趣未衰，只要时间和精力允许，就加以探求思索，从而不断有所发现。重新修订《袁世凯》一书，就是力求以史家和敌人的学术新进展对之重加处理。

这期间，曾对本书初稿提出宝贵意见的维克托·帕塞尔博士，为本书第一版题献的帕西瓦尔·戴维爵士，以及曾负责本书出版发行的斯坦利·安温爵士，都相继谢世。再版此书，也是感于韶华早逝、倩景犹存的一种怀旧之举。

我也回忆起我在伦敦从事本书科研探索的客寓生涯。当时，我在一地的办公室中写作，而在另一地寄居，与6位几乎全都籍隶广东的同胞共挤于一斗室，并不得不在沟联两者的地铁中往来穿梭。然而，那时的伦敦对我来说，委实太喧闹了，研究和写作最需静谧。我于是改换了工作，来到了英格兰北部。此后，我才有了个安静的房间，有了个愉快的家。我的整个工作才没有遭到干扰。再次迁居也许正逢其时。

多年来，女儿多方相助，关心备至，给了我无穷的力量，使我能坚持不懈。谨以本版奉献给我的女儿。

杰·陈      于利兹

## 目 录

|      |      |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第一章  | 早年岁月 | 1859——1882 | ( 1 )   |
| 第二章  | 朝鲜生涯 | 1882——1895 | ( 11 )  |
| 第三章  | 编练新军 | 1895——1899 | ( 39 )  |
| 第四章  | 出任巡抚 | 1899——1901 | ( 57 )  |
| 第五章  | 总督任上 | 1901——1907 | ( 71 )  |
| 第六章  | 黯然遭贬 | 1908——1911 | ( 93 )  |
| 第七章  | 辛亥革命 | 1911       | ( 107 ) |
| 第八章  | 民国总统 | 1912——1913 | ( 127 ) |
| 第九章  | 铁腕人物 | 1913——1915 | ( 155 ) |
| 第十章  | 洪宪皇帝 | 1915——1916 | ( 183 ) |
| 第十一章 | 奸雄末路 | 1916       | ( 207 ) |
| 第十二章 | 斯人评价 |            | ( 225 ) |
| 注释   |      |            | ( 251 ) |
| 征引书目 |      |            | ( 281 ) |
| 译后记  |      |            | ( 299 ) |

# 第一章 早年岁月

1859—1882

旱涝频仍、十分贫瘠的豫中，有一个不甚出名的小县城——项城，它远离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，也远离19世纪60年代开始在中国扎根的近代文明所泽被的区域。在项城稍北，有个农民叫袁受臣，\*他在这里安家立业，养育了4个孩子，其中之一出生在1859年9月16日，取名世凯。

那是一个外侮内乱战火连天的年代。英法侵略军占领了清帝国的首都北京，满洲皇室逃到了热河。与此同时，太平天国(1850—1864)和捻军(1852——1868)起义荡涤着长江、黄河下游以及淮河流域。1860年春，捻军长驱直入，锋指豫中，威胁项城。袁受臣带领全家迁到城东筑堡设防的袁寨。那时，一个大家族为防备在黄土平原上出没骚扰的起义军而筑设堡寨，是十分平常的，这个庇护堡寨属于正在和起义军作战的著名将领袁甲三将军所有。①这位将军是一位饱读经书的学者，没有受过近代思想教育。事实上袁氏家族的所有成员都是守旧分子。在堡寨里，将军的无嗣养子笃臣非常喜爱壮实的婴儿世凯，不久便把他过继过来。这种安排将襁褓中的世凯

---

\* 译者按：袁世凯之父袁保中(1823——1874)，字受臣，捐过同知，在家经营管理田产，横霸一方，不是农民。袁保中共有二女、六子。

带入了这个颇有势力的军人家庭，对他一生的事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<sup>②</sup>

1866年，袁笃臣把世凯带到山东，并延聘了一位颇具声望的经学先生设馆教授，为他有朝一日能在这个帝国升官晋级作准备。这个孩子觉得嚼文不如练拳习骑有吸引力。有一种传闻说：有一次他捉了一些萤火虫，把它们捣烂涂抹在脸上，一到夜晚，脸上就闪烁发光，以此来恐吓老先生。<sup>③</sup>早在少年时代，袁世凯就喜欢占卜看相，算八字，以定吉凶。那时他吃酒无度，但还未染上抽鸦片的恶习。他虽被过份溺爱和放纵，但在体格方面，同伴中还很少有几个比得过他。<sup>④</sup>

袁世凯十四岁时，担任江南盐巡道这个颇能捞钱官职的袁笃臣死去。两年后他的生父逝世。因为他已经过继出去，不必遵从守丧3年的规定。因此，在1876年他仍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中第一级的乡试秋闱。<sup>⑤</sup>由于袁世凯成天练拳习骑，骄奢淫逸，他在考试中落第是不难逆料的。不久，刚满17岁的他，就年少娶亲，这对科考落第的袁世凯是一种慰藉。新娘姓于，他们把家设在河南陈州。两年后，第一个儿子克定出生了。\*

在陈州，袁世凯结识了一位正在担任塾师的穷秀才徐世昌。<sup>⑥</sup>他们很快成了挚友，并结拜为兄弟。徐比袁年长一岁。当他们结识时，徐已通过科场的第二级考试。由于袁的资助，

---

\* 沈祖宪和吴国生，1:2<sup>b</sup>-3<sup>b</sup>，1917、1、17一期的《华志日报》（香港中国邮报）报导。袁世凯的第一个妻子在1910、1、14在天津去世，袁世凯究竟纳有多少妾是不清楚的，但是据他的一个儿子说（袁克文，PP16---18）袁世凯有16子和14女。

徐世昌1879年到北京参加科举中第三级和最高一级的考试，终于在1886年中进士。<sup>\*</sup>徐世昌走后不久，袁世凯再次参加秋闱乡试，结果又名落孙山<sup>⑦</sup>。他原想通过三级科举考试，在政府中谋得一官半职，事实证明，他能力不济，已完全无望。于是，他决意从戎，到军队谋求出路。21岁那年，他前往山东，到离芝罘不远的登州，到他嗣父的朋友吴长庆将军领导的庆军中寻求职务。<sup>⑧</sup>

在吴将军的司令部，他碰上了一位学者张謇，张常教他习读诗文。<sup>⑨</sup>因袁世凯比张謇小6岁，加之他仅有内阁中书科中书的捐衔，所以袁称张为先生。然而，1902年当袁升任直隶（今河北）总督和北洋通商大臣时，他称呼这位大学者、大实业家张謇为吾兄。对此，张謇在复信中写道：“尔望正隆，吾名曰蹇，然也！”<sup>⑩</sup>

张謇对这个年青人的干练和机敏印象颇深。他向吴长庆荐举袁，让他担任更重要的职务。同时他力劝袁放弃对文职仕途的奢望。由于张謇的影响，袁世凯出任庆军营务处帮办，掌管部队的训练和军纪。<sup>⑪</sup>

当一场兵变在朝鲜首都汉城发生的时候，1880年到1882年安闲和平的岁月就突然结束了。因为那时朝鲜仍处于中国的宗主权管辖之下，直隶总督张树声调派吴长庆统领的庆军去平定暴乱，袁世凯是这支赴朝军中的一员。

当时的朝鲜是李氏王朝，在位的国王是兴宣亲王的儿子。

---

<sup>\*</sup> 译者注：袁徐初会时，徐是秀才。他1879年北上，是为了参加乡试，并于1882年录取中举，他参加并通过会试和殿试，得中进士是1886年。又，徐出生于1855年应比袁大4岁。

他是一位温文慈善然而缺少权威的人。1864年他登基时，年方十二，其父以大院君的称号取得摄政权，时人称其为“铁石心肠”之人。<sup>②</sup>大院君贪得无厌，肆无忌惮，然颇具才干，甚至当他儿子达到亲政的年龄，他仍然控制着政府。在对外事务方面，尽管与美、英、德、法已有接触，但他仍顽固地推行闭关自守政策。中国和日本自门户被西方列强打开后的动乱经历，使他确信平静只有靠与世隔绝才可获得。朝鲜在国际贸易中微不足道，使这种排外闭关政策得以推行。这位摄政者顽固地推行这一政策，有时甚而走向极端。例如，在1866年，他曾下令屠杀了大约2000名朝鲜天主教徒。

大院君觉得，他的政策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西方列强，而是本地区的几股势力。在中、日、俄三国看来，朝鲜商业上虽无足轻重，然而，其战略地位则极为重要。鉴于当时的日本力量太小，它还不敢于向中国挑战，俄国那时对远东还几乎不感兴趣。这样一来，朝鲜的孤立政策只要中国默许即可。然而，1870年后，日本迅速称雄东亚，它对朝鲜的兴趣随之增长。1868、1869和1872年，它多次试图与大院君的政府建立外交关系，但是屡遭拒绝。这些挫败，在日本引起了相当大的沮丧和政策上的纷争。只是由于古老的满洲帝国尚存的声威，才遏制了日本妄图侵占朝鲜的野心。

1873年，大久保利通政府派副岛种臣为批准中日商约来华，并令其试探中国对朝鲜的态度。总理衙门——中国的外交外贸部——重申了在任何情况下，中国要保持对朝鲜的宗主权的决心。另一方面，总理衙门也表明了这样的意向：朝

鲜的内政由它自己负责管理，它有权作出战争与和平的选择。<sup>⑬</sup>

事实上，如果没有中国的同意，朝鲜要进行一场战争是绝对不可能的。就这个意义上来说，总理衙门的答复是欠考虑的，无意中轻率地助长了日本的野心。它给日本不同武士集团对朝政策的争论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当时的局势是如此急迫，以至正在美国活动的大久保及其使团，必须迅速返国，以制止一次对朝鲜的军事侵略。虽然大久保和其他的稳健派人士赢得了这一回合斗争的胜利，但在日本的政治生活中，朝鲜问题始终是一个具有爆炸性的问题。暗杀大久保的未遂事件，江藤和西乡领导的叛乱，对福摩萨（即我国领土台湾——译者注）的出兵，都是这一问题的反映。

1875年10月18日，一艘日本小军舰驶近江华岛（位于朝鲜西海岸）以获取淡水，遭到朝鲜海岸守军的炮击，当日本军舰指挥官派出一艘悬挂免战旗帜的小船去调查攻击事件时，再次遭到射击。事后不久，日方对此进行了报复。它派遣了一艘战船轰击了朝鲜海岸，并派海军陆战队登陆，劫掠了岛上的城镇。然而，日本政府仍不以此为满足。它又派遣更多的战舰来到釜山，威胁说除非缔结一项条约，否则要继续进行报复。随后，日、朝双方于1876年初，在汉城举行谈判，达成一项协议，以便提交中国予以批准。条约规定，日本承认朝鲜是在中国宗主权管辖下的、有全权处理自己事务的主权国家。日、朝两国将互派外交使团，同时朝鲜的仁川和元山两港将作为通商口岸，对日本开放。

总理衙门的态度是：只要日本愿意尊重中国的宗主权，中国方面可以和解忍让。总理衙门在写给日本的复信中再次声明，中国无意干涉朝鲜的内部事务。如果日本有与朝鲜恢复友好关系的意向，应该直接与之接洽。<sup>①</sup>

大院君和他的同伙自然反对这个条约，但是在朝鲜，这时逐渐形成了另外一个政治集团，这就是以王妃闵氏为中心的闵妃集团。闵氏家族当时是这个国家最大的贵族地主。闵氏集团确认朝鲜国势虚弱，与外国交往势不可挡，因而支持这一条约。（虽然这种支持反映出该集团的亲日情绪，暗示摄政王不久将被废黜，但是条约的签订，主要是由社会上反孤立主义的思潮推动起来的。事实上，闵氏具有中国血统。）中国的颡顽自大和总督李鸿章拒绝在江华岛事件中采取军事行动，加强了闵妃的权力。上述条约于1876年2月27日签字。

被击败而恼羞成怒的大院君，终于有了一个报仇雪耻的良机。1882年7月23日，驻守汉城的朝鲜军人，发现配给他们的大米，是发霉变质掺了砂子的，而这还是他们等了整整一年后才得到的第一批给养。因此，大约一万名士兵发动兵变就不足为奇了。他们的领导人前往会见大院君，大院君答应亲自处理这件事，他否认对此事负有任何责任，同时将其归罪于闵妃集团，谴责闵妃集团贪污腐败，痛斥在朝日商大量运出大米。当天，士兵们杀死了他们的日本教官，包围并焚烧了日本使馆。日本公使花房义质凭借一艘英国船只，才死里逃生。但是使馆其他官员不少被毒打至死。次日，乱兵在京城掠抢了多家深宅大院，包括王宫和大院君自己的官邸。有

谣言说闵妃已服毒身亡。首相闵台镐在沟渠中被人找到，伤势惨重。他的儿子闵泳翊（闵妃的外甥）则剃光了头，装扮成和尚，才逃亡到日本。兵变起因于士兵的不满情绪，后来却变成一场反对日本和闵妃集团的运动了。大院君泄了怨，重新接管军政大权，恢复了他自己的独裁统治。

日本对此迅速作出反应。7月31日和8月1日，当日本外相井上馨伯爵匆忙赶到兵变现场的时候，700名海军陆战队员和另外700名步兵在朝鲜登陆。

谁也没有想到，闵妃并没有死，她已逃脱，其侍女确身带专为她预备的毒药，以备万一。离宫前，她呼吁中国给予救助。尽管李鸿章当时正居母丧，他仍指示张树声派遣庆军和三艘军舰开赴朝鲜。8月10日，海军舰队抵达仁川，10天后，步兵在马山浦登陆。李鸿章迅速派兵一事，并不表明他决心诉诸武力，来达到朝鲜问题的解决。确切地说，他只是打算赶在日本可能采取行动之前，率先派兵进驻朝鲜，同时也是做出一种安抚他的国内政治反对派的姿态。他知道即使是他的淮军（中国最有战斗力的部队）要击败日本，仍然是力量不够的，炮舰也装备不良。李鸿章的德国顾问康·冯·汉纳根曾建议从克虏伯工厂购置现代化的军火装备来加以补充，但是，这在财政上是办不到的。

庆军由3000名士兵组成，分成6个营。本来他们进驻朝鲜，是作为天朝上国派出的武装力量，来援助一个不幸的臣属国的。但是他们的纪律骇人听闻，对朝鲜人强抢豪夺，袁世凯不得已下令处决了数人，才得以制止。中国军队在汉城

郊区设置了他们的司令部以后，吴长庆将军和炮舰的指挥官丁汝昌、马建忠开会，决定如何执行李鸿章的命令。第二天，吴、丁和马对大院君进行了礼节上的拜访。大院君和他的儿孙们殷勤地接待了他们，他的住处布置得十分高雅。指挥官们对这位摄政者的精心安排、有礼得体，印象很深。如同马建忠在他的日记中写的那样，“此君煞费苦心，用意极深。”<sup>⑬</sup>当天晚些时候，大院君到吴将军的司令部回拜。宾主双方（袁世凯也在场）在司令部长时间地进行笔谈。不久中国军队驱散了负责警卫这位摄政者的500名士兵，进而强行扣压了他。丁汝昌和一队士兵冒雨将大院君带到南海岸的一个港口马山浦，中国军舰登瀛洲号正等在那里，将这位摄政者运到天津，他在这里被囚禁达3年之久。<sup>⑭</sup>

带来麻烦的主要障碍一经清除，1882年危机也就顺利解决。8月30日，日本和朝鲜签订了《济物浦条约》。条约规定：日本有权在汉城派驻卫戍部队，用以保卫在朝使馆。这些部队定于一年后撤离，条件是届时没有进一步的事件发生，且日方公使认为日军继续留驻朝鲜已无必要。对朝鲜说来，它已认识到因为中国缺乏保护它的实力，它必须发展自己的力量以求自保。因此国王打算训练一营用于现代战争的500名士兵，他任命23岁的年轻人袁世凯担负这一任务。<sup>⑮</sup>而且鉴于中国答应购买必要的机械来为朝鲜装备现代化的兵工厂，一批朝鲜学生被派到天津学习工程技术。

在10月10日，一次皇家纪念仪式上，李鸿章认为袁世凯解决危机有功，将其向皇上荐举。<sup>⑯</sup>两天后，皇上批准了袁

世凱在朝鮮的新任職務，授予他同知銜，并賞戴花翎（一種特別令人羨慕的裝飾品），他的朋友張謇被授予花翎五品知府。兩人仍留在朝鮮。

